穿蓝夹缬的大姑

■孔令周



沿着崎岖的山道，穿过空旷的田畴，走了约莫10公里，还要翻越一座山，手上还提着走亲戚的“伴手”，十岁的我虽然是欢快的，但脚步也不禁沉重起来。看到山顶上的那棵枫树了吗？走到那里就轻松了，山脚下不远处就是你大姑的村庄。带我同行的蛾眉婆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温婉一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打气着鼓励：“要不要，阿婆帮你提？”“不用！”我坚决地回应，像小男子汉一样挺了挺胸。其实，蛾眉婆一点也不老，比我母亲还小几岁，只不过在村里的大家族中辈分大一些。村里很有意思的，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姓氏，往上追溯，都是同一个祖先，有些比我还小得多的“小屁孩”，论辈分，还得叫他“阿公”。蛾眉婆是我大姑旁边一个村的，这次刚好回娘家，我家大人没空走亲戚，我母亲就委托她顺便捎上我。

下山的路果然轻松了许多，我三步并作两步，一路小跑，蛾眉婆先帮我带到大姑的村庄。走过几条石头墙的巷弄，来到一棵大树前，大姑正在与几位老妇人唠嗑，看见我来了，眼睛一亮，高声说道，“大日（老家地名的古称）来客人了！”“大日来的？娘家人哎！”旁边几位妇人附和着。看得出，大姑很开心。大姑穿着一身蓝夹缬做的粗布衣裳，剪裁得很得体，蓝色的底，细碎的白花点缀其中，头发自然盘起，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还是整洁利落。她忙不迭接过我的“伴手”，一边与蛾眉婆打招呼叫她也过来坐坐，但蛾眉婆急着说自己赶往娘家还有事，一边抢着小步领着我往家里走。

大姑实际上是我的“表姑”，她不是我奶奶的亲女儿，只比我奶奶小十来岁。这里牵涉到家族史了。我奶奶是家中的幺女，上头还有两个哥哥。太爷爷与太奶奶在村里是大户人家，有很多田地，家里还有许多长工。但身逢战乱，两个哥哥先后离世，后继无人，太奶奶就留幺女在家，招女婿“上门入赘”。而其中一个哥哥还留有一对未成年的儿女，就一并认在我奶奶的名下，抚养成人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那个儿子在即将成年的时候又夭折了，这样，就只留下了我大姑一个。

大姑一直认我奶奶为亲妈。虽然她们实际上是姑侄关系，但是在十几年的相依为命中，不是亲妈胜似亲妈，感情已经非常好，在奶奶生养了一大帮子女后，关系也非常融洽，下面的弟弟妹妹都很自然地认大姑为“亲姐姐”。

大姑年方十八，出嫁那天，太奶奶还在世。这个嫡传的“亲血脉”，无论如何，太奶奶都不会让她难堪。据说，大姑的嫁妆，早在半年前就让村里的老司（瑞安方言直译）准备了，金漆茶盘、梳妆台、汤挈、米桶、衣柜等，一个都不少，有些还做了好几副，还有各式衣服与被面、首饰，出嫁的那天，搬家私的人群都占了一马路。这还是明里的，暗地里太奶奶还拿出了大量的银圆作为陪嫁。可以说，大姑是风风光光嫁出去的。

当然，大姑父这边也不差。大姑父家祖传是开染坊的，光染缸就有十几口，大姑父是家里唯一的公子。染坊里制作的是传统的蓝夹缬，以靛青为魂，以雕版为骨，将花草虫鱼、戏曲人物印染在一匹匹素布上，绘制出斑斓的蓝白图案。大姑父家生意做得相当大，也是富贾之家。

我跟着大姑进了门台，这是一座老式的大宅院，有很大的院子，东西偏房、中厅一应俱全，柱子都很粗，尽管岁月侵蚀，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。大姑与大姑父并没有因我是小孩子而怠慢，相反，是加倍的热情与呵护。吃了一大碗放了三个鸡蛋的点心，还叫来了孙子与孙女陪我打羽毛球，儿子是早已分家了的，住在旁边的新房里，现在大宅院就是老两口住。

夜幕降临，大姑带我去村里看露天电影。电影在大祠堂的道坦里放映，环绕旁边有高高的台阶，可以放凳子观看。看电影的人很多，黑压压围了一大圈。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村庄在外面看电影，我既新鲜又有点小激动，电影放了些什么，已经记不清了，我的关注点都在周围陌生的环境与人群上。大姑坐在我的旁边，依然穿着那身得体的蓝夹缬，一脸慈爱，有时熟人过来与她打招呼，她就骄傲地说：“我娘家人！”电影放映过程中，她不断地摩挲着我的头，我偶尔一抬头，突然看见大姑的眼眶溢出了两滴眼泪，那天的月亮特别大，也特别圆，那两颗泪水，就像摇摇欲坠的珍珠，闪着晶莹的光。我一下子看呆了，慌忙埋下了自己的头。在那一刻，大姑想到了些什么，我不得而知。

我结婚的时候，大姑还在世，虽然她已行走不便，但还是托人送来了礼物，一个很精致的蓝夹缬小布包，里面用红纸包着，我打开一看，一枚闪闪发光的大银圆掉了出来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天夜晚的月亮，还有大姑那两颗星星一样晶莹的泪水。

时光的褶皱里

■洪小兵

我想去有风的地方，于是云南的风又一次把我吹到了风花雪月的大理。来过几次大理，这一次只为南诏国的发祥地而来。

在唐代西南大地上，洱海周围曾有六个部落，史书称“六诏”。公元738年，最南面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在唐王朝支持下，统一六诏，建立起强大的南诏国，疆域最大时涵盖了云南全省、贵州西部、四川西南部、缅甸北部、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等，面积超100万平方公里。我们在大理稍稍休整一天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就直奔巍山古城。从大理出发，约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来到了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南诏古都——巍山。

巍山，这座活着的千年古城，依然保持着最完整的明清建筑，整个古城呈棋盘布局，东西南北四通八达，巍山古城现存主要城楼有拱城楼、星拱楼。位于北门的拱城门南面上悬挂清代匾额“魁雄六诏”，北面悬挂清代匾额“万里瞻天”。依稀可见当年的云南王皮逻阁神清气爽登上城楼俯瞰整个古城坝子，犹见雄心大略之霸气。星拱楼位于古城中间，在星拱楼的城门洞下有一个讣告栏，巍山60岁以下的人过世用黄色纸张贴，60岁到100岁的人去世用红色纸张贴。这里都是实实在在生活着的本地人，告别也彰显着生命至上的仪式。古城里的烟火气似乎从来不曾远去，唐朝的光穿越千年时空照耀光阴里的明媚，也照见死亡的日常，但这里的人依旧生活在如水的年华里。今天的我们用脚步来丈量历史的厚重，用心灵来触摸古城的温度。

我们慢悠悠地走在青石板的路上，古城淡然之味迎面而来。这里游客不多，没有旅行团，没有商业古镇的喧嚣，没有酒吧震耳欲聋的音乐，没有商贩撕心裂肺的叫卖声，沿街都是当地居民开的小店，有些小店甚至没有看店的人，客人看中东西自己拿，自己付款。古城房屋的文字瓦当上长满了小草，阳光照射在文字上散发着古老的韵味。安静的古城，仿佛就是旧时光里的模样。

踏入古城，空气中弥漫着茶香。我寻一缕茶香而去，茶店的人熟练地拿筷子拨弄着茶叶。巍山人喜欢烤茶，那是有渊源的。据说，1200多年前，南诏王在宫廷定下礼法：茶师必持陶罐投入几小撮茶叶在炭火上烤，手腕抖动上百次，所谓“百抖成金”。待茶叶变金黄色后方入汤水。“听见茶中的雷鸣，看见淬炼的金色”，便是巍山人的对茶叶本真的敬畏以及对时间的尊重。看巍山人烤茶，我仿佛看见了茶汤里热气腾腾的时光。

巍山欢迎我们的方式，是用零星的细雨来侍候。于是，我找了一家咖啡店和小姑娘聊咖啡、聊巍山、聊茶叶，小姑娘非常热情。表弟说：“这古城人的说话怎么和我们的小外甥女一样，轻声细语的？”我给女儿买好了咖啡，轻声告别小姑娘后，我们找了个巍山人带我们游玩。开车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巍山本地人，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：“这里每一块青砖都藏着南诏尘封的往事。古城街巷横竖笔直铺开在大地上，在中国，这样棋盘形制的明代建筑，除了我们巍山古城，还有一座就是山西平遥古城。”他告诉我们，平遥古城沉淀的是商业贸易底蕴，而巍山古城是一统六诏的帝王风骨。他一边慢慢开车，一边滔滔不绝地说：“你们来一次巍山不容易，去看看巍宝山吧！中国道教有14座山，巍宝山就是其中之一。”我们要赶计划中的下一个景点，因时间的关系只能留一丝遗憾在巍宝山了。

东莲花村，大理深处的古村，茶马古道上马帮驮起来的回族村落，村里有二十来座古建筑。我们到东莲花村差不多下午5点了，直奔马锅头马如骥大院参观。马家大院值班的回族小姑娘让我们慢慢看，她说等我们参观结束她再下班。

马帮人从巍山出发，一路向西，经保山腾冲到西藏到缅甸、尼泊尔，他们赚钱后，回家建大院。马如骥正是以马帮起家，开拓茶马贸易，所建的马家大院一碉两院三门四格五堂六天井的格局，太惊艳了。大院东房上建四层角楼，我们找到马帮人观察敌情的哨所位置和击败土匪的枪眼位置，感慨有勇有谋的马帮人总能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院。雕梁画栋中既有中式折枝花卉，也有伊斯兰教的纹样，二楼彩绘更有上海的街景，可见当时马帮人的眼界。

东莲花马帮文化博物馆里，回族小姑娘和我们轻声诉说着马帮的往事。黄昏漫过雕花的门楼，轻和着遥远的故事，我们仿佛能听见茶马古道的铜铃声。

巍山古城，城方如印。马帮散了，茶路远了，但六百年过去了，街巷纵横间烟火气未散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再来巍山，听一听走一方的传奇，吃一吃当地美食小吃，喝一喝陶罐的烤火茶，多好啊。让明清的风吹过巍山，轻轻地落在我的心上，让我静静品味古城的宁静与纯粹。

“一哥”的梦想

■林南斌

秋夜的月光，像纱一样洁净，像水一样柔和，天地万物似乎都融化了。此时，小区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快递驿站，一缕月光漏进了半掩的窗，在他瘦小的身影上染上一层薄薄的寒霜。月光落在他身上，身影显得那么纤弱，却那么灵动，他眼疾手快地清理着地上的废弃包装袋，熟练地整理着货架，并有序地摆放。他说，他早已把这里当作温馨的家。

他依稀记得，那年他背井离乡，只身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。他在这里举目无亲，身上只带一个行囊，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，还有母亲用粗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500元生活费，裤兜里揣着父亲用长满老茧的双手递给他的几个硬币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凑起来刚好500元出头，寓意将来一定能出头！”他笑起来有些憨厚。

他背着行囊，在城区的街道逛了好几天，看到招工的广告就凑上去看，并用笔记本迅速记下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，然后按图索骥，一次又一次地叩响陌生的门。他像一个推销员，厚着脸皮推销自己，却始终打动不了那些负责招聘的“伯乐”，他们只是摇摇头：“身材太瘦小，学历太低了，不符合我们的招工条件。要不，你去下一家试试吧！”

希望的曙光出现在一个星期之后。当天下午，他照常百无聊赖地在一个小集镇上瞎逛，忽然，见远处的胡同里挤满了人，第六感让他加快了步伐，胡同里一家小企业正在招工，学历只要初中文凭就行，他兴奋得两眼放光、手舞足蹈。

于是，他有了生平第一份工作，从事的是一个生产电器配件的车床工种。他来到



车间，车间内整齐地摆放着数十台机床，隆隆的车床声和金属压缩、摩擦、撞击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碌在自己的岗位上，铁屑的臭味和汗臭味充斥着整个车间。

他经常上夜班，并自觉地坚守到最后一班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他告诉工友：“我的小名叫作‘阿一’，在家里排行老大，弟弟们都管我叫‘一哥’。现在我要争取做行业里的‘一哥’。”

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那个秋天，那天他下班后回自己的出租房，沿途听小区里跳广场舞的老大爷、老阿姨们在聊天，说小区里的快递驿站因经营不善要倒闭了，目前无人接手，而小区的居民则为今后要多跑几公里路取快递而烦恼。于是，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找小区物业商谈，以低廉的租金拿下了这个不起眼的小驿站。

他立马向企业老总辞了职，并用自己的工资积蓄装修了这个1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。地面重新铺了瓷砖，墙壁简单刷白，设备、灯光都焕然一新，并按照建筑结构布置了快递货架，安装了监控，配备了灭火器材，他的“个人工作室”总算完成了。他还自掏腰包买了几辆符合国标的电动三轮车，他说：“做一行就要爱一行，这个小区比较大，而一些急快件要求送货上门且时效要求比较高，我就用电动三轮车送过去，这样客户也满意。”

他性格开朗、比较健谈，他告诉我：“现在条件有限，就要学会‘螺蛳壳里做道场’，要充分考虑邻居们的行为习惯来设置货架的位置，货架的编号都要按照我们平常找东西的习惯，即从左到右、从前到后，再从近到远、从下到上。”缓了一口气，他又说道：“针对一些经常不在家的居民，我们也有好办法，即暂时寄存在智能快递柜里，及时把取件码发到客户手机里，等他们有空随时来取。”

他又不无自豪地对我说：“我有一次给一个客户打电话，每打一次都挂断，觉得非常奇怪，上门送件后才发现，原来是一个独居的聋哑老人，后来就特别关注残疾群体和独居老人，并把他们所住楼层和房间位置记在笔记本上，确保每次都送货上门、微笑服务，让他们感受到快递小哥的温暖。”

他是这家快递驿站的老板，同时也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。多年来他默默深耕这个行业，现在已拥有10多个小区驿站，服务覆盖了大半个城市，足迹遍及大街小巷，他说：“我现在的梦想，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城区快递行业的‘一哥’！”——他真的做到了！

一晃十多年，因为忙于工作，他很少回老家与家人团聚。他说：“我爱这座美丽的城市，这里就是我的新家！”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地址：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：325299 电话：（0577）总编办：65816333 发行部：65836178 广告部：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：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